

口述人：郭怀瑞（男，1945年出生，河南省临颖县大郭乡大郭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郭睿（女，1988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3年2月21日

采访地点：郭怀瑞家中



采访笔记

郭怀瑞老人是我大伯家的邻居，当年都住在寨里老房子时，也是邻居，所以他跟我们家很熟。按辈份我叫他爷爷。今年回村，我先采访了他。怀瑞爷爷今年68岁，身体硬朗，上过学，有文化，记性好，头脑清楚，说起往事头头是道，讲话也很谨慎文雅。但是，从他不紧不慢的讲述中，却浮现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，吃食堂时候，老人的父亲母亲和爷爷饿死，母亲和爷爷隔一天死去，奶奶是58年成食堂被迫搬家，担心家当而得心病去世。家里死了四口，算是“家破人亡”。以及，郭土岭和两个女儿饿死，丙义和侄子清太均饿死……如此种种，似乎却只是“冰山一角”。

口述正文

大跃进干活，成绩不大，工不少

大跃进，很叫这人，很干，干哩活儿多，吃不好，可是去干活儿去了，不是真正哩干活，说是去一天，干这一天活儿，成绩不大，反正工不少。是这样。那是胡闹哩，到地里，那个劲儿干法，

像这一春，黑了没事，喝了汤，就是这，吃罢晚上饭时候，拉沫子，叫你这人喊出，那时就是，过去那，胶轱辘车，马车，那时生产队都是那，拉住车去摸地里拉点子沫子回来，拉点子土坷垃，回来搁到牲口屋该，垫个啥，就那。那就是那时想点儿干活儿哩，本来那活儿都不干也中，搞那哩你。

藏东西，干部到家收

那时候哪儿有粮食啊，一成大伙，开始成大集体，土地给你收完了，都成集体哩了，集体了，你就没有啥收入了。好比说，入社哩，去吧，叫你哩东西弄来，粮食了啥了你弄来，队里给你收了。有些人哩，刁滑，“我剩点”。随后这干部收，都是收哩这一样。他不是说地里打回来了，给你收了，不是那样。

生活最紧张是，好比说是，是到这吃饭时候，他干部圆圈瞅，你谁家冒烟了，你不由哩，生活不好，自己剩哩有东西，烧点吧，一冒烟，他看见你冒烟了，烧火了，去到那看看你锅里是啥，掂住带锅带啥东西都给你掂走了。

58 年生活可以，59 年紧张

吃大伙是 58 年 8 月间吧，八月几号成哩大伙。吃大伙了以后，是十月一，搁咱这儿，西边那坑该，寨河该（边），搁那儿唱哩戏，成人民公社，哎，就是，成立大食堂，就是那时候，我记哩就是那样。58 年生活可以，不管吃好赖，生活是足吃，就是到 59 年开始不中了。59 年生活开始，这就慢慢紧张起来了。那要说是紧张到啥样程度，那可以说那就是，也不知就是国家么（没）粮食，也不知是咋着，反正是就是紧张。咱这队分仨伙，东头儿这伙，分到明伟家那房子那儿，那家老头儿叫张方，那时候都说么，“张方哩院儿阎王殿儿，三颗白菜救了命儿”，呵呵呵呵。那就是说三颗白菜救命。嗨嗨。就是清水煮白菜，哎，那锅里就是多少弄里点啥，弄里点芝麻饼，这都是饭，一天，就那样吃。

吃大伙，家里挪几个地方

那时候来回都得挪啊，吃大伙那时候，我那院里是成哩大伙，大伙房，都搁我那院里哩，叫俺来回整上下挪两仨地界，那比方说，他队里瞅着，你这院里，准备吃大伙哩，你搬出去，谁家给你找一片地界，找一所房子你住里头，搁里住几儿（天），不中你再挪走，就是那样，我都挪，开始第一回是挪到张方那院里，挪到张方院里，拐回去，又挪到，恁那怀志（音）爷家，他那院里，搁他那院里住会儿，又挪到何格木（音）家，这何格木家住几个月，这分

(伙)了，这又开始，才又挪回去了，唉。哎，散罢大伙才挪回去。那地界反正现在△了，房子都扒完了，整个都扒完了。

吃大伙时候正上学，带个馍到学校当晌午饭

我属鸡儿哩，45年，十一月，哎，(那时)有十来岁了，那时候咱都不注意。哎，吃大伙那时候是，开始吃大伙是搁咱这儿上哩(学)，五年级六年级吧，上哩六年级就搁咱这老院，那时候是，一班学生搁一个伙上，那时候学校都取消了，都搁大伙上住着哩，上着哩，这随后，随后上中学，上中学那时候还正吃着大伙哩，上中学俺搁这临颖县城十一中，这搁孔庄上学哩，那那时候，咱这队，就谁呀，上中学那时候就勤才(音)俺俩，五队勤才，恁那队哩，那勤才，俺俩，就俺俩上哩中学，那跑伙。清早起搁大伙上吃吃饭，晌午给你一个馍，这还学生是照顾哩，晌午给你个馍，你反正去学里，到那儿，黑了回来。

俺上学，清早起是搁伙上吃哩饭，大伙，吃了饭，晌午给你这一个馍。咱队，勤才俺俩，老是走不到学里这馍都吃完了，晌午就没任啥。就是这劲儿。那本来清早都没吃住饭，给你一馍，你想，拿不到学里都吃完了。晌午了就搁那儿饿会儿，那不过下午都跑了，谁还上哩呀，哎，就是那样儿。就是前半天上半天。

学校里，晌午，你自己拿馍，到学校晌午喝点茶，就是这劲儿，最后，队里给你面，你自己烙馍，这都是比较嫌好一点了，队里给你点面你烙馍，背这一星期，烙这一星期馍，背住背到学校里，搁那学里吃这一星期。

那早先大伙那时候，就不准许你个人做饭。那干部都总瞅着哩，谁谁家冒烟他都去了，到那儿你不管看你是弄哩啥，掂住锅都给你掀了，锅也给你掂走，嗨嗨嗨。那你都不能说那了，现在还说那弄啥哩。

伙上吃芝麻饼糝壳饼

噫，我不是说，就是，芝麻饼，有糝壳饼，弄点子白菜，清水儿，就那饼抓里点儿。你要是，他反正打饭了是给你，这搁里一搅，搅着舀哩。有那一下舀哩不得劲，那芝麻饼也没有。那一大锅你不想，那都清水儿，那菜搁里头搅着，就那样，一人一瓢，就那舀舀弄那这么大儿那瓢，一人一瓢，就那清汤儿。回去，挑出没有一筷子头儿，那会济啥事啊，光那汤儿你喝，就不任着(顶用)。

芝麻饼就是过去那芝麻，过去那是老槽，打油那，榨出来那饼。哎，就是油渣子，那芝麻饼是管吃。管吃，不过那时候，太少了。

粳壳饼，它是搁外地运过来哩。咱也说不来，只说是粳壳饼。榨那干哩，这么大这么大哩块子，咱说不来，光知带回来哩粳壳饼。里头啊，我看那里头也有些，有些可能就是棉籽，掺点棉籽，棉饼，就是咱种那花，花那籽，棉饼。棉饼咋还能吃，那粳壳饼它就不中吃。

伙上饭不顶用 年轻人胆大能偷

这58年这哩，是属于集体化，你不管咋着，伙上吃赖好，伙上顿顿做中，有饭，就我说那，伙上那饭，跟人家说那，暖暖你的心，那就不任着（顶用）。有年轻人，胆大哩，黑了能偷点，都不要紧。那时候都是集体哩东西，下地就去偷点，弄啥。那时间，春上，好比有啥，地里有这豌豆，咱都是吃那豌豆秧，管吃，那只要发出来就管吃。你就是黑了背着干部去到那儿勒点子豌豆秧回来，都是那劲儿。那要说，那麦苗都吃了。那你真饥了，没法。

我记哩，这俺爷成天摸那地里拾那苕角芽，干哩，搁地里都晒干了，冻干了，回去，泡泡，就那样儿吃哩。伙上哩饭不中，不够吃就，不任着（顶用）。

那这地里，有啥……春上咋，就这豌豆秧，你这生产队种这一块儿豌豆秧，大部分都给你勒过来了，就那样。这慢慢，开始麦出穗，那都开始偷，那反正多少有点籽儿，就开始偷，一直到成熟。队里收了了，那你偷不住了。就是这样。那你不是咋饥，队里收回来了。那时说是，生产队里，大菜园，生产队种那大菜园，摸菜园里偷一点青菜，萝卜啊白菜啊，那样，偷点。

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不敢偷，吃亏饿死

那时候，人家有哩，有哩胆大哩，人家黑了管去偷点儿，摸地里。这俺这哩，那时间那人，五十多那人，通老通老着哩。那时我才十一二、十二三（岁），黑了不敢，不敢出去，还上着学。人家有哩都下地，偷点儿东西，不要紧。俺这，老哩老，小哩小，吃亏都吃亏到这儿。你看，约摸小一点儿哩，都不碍事。那要说，也饿死哩有，饿死也好些着哩。

家里五口人，死得剩我自己

那你反正是，咱队是，也饿死不少人，嗨。最不好过我记哩就是59年哩后半年，60年哩前半年，这是最不好过哩。那就这时候，59年哩后半年开始饿死人，俺家，这谁，这恁老老恁老太（指老人的父母和爷爷奶奶），俺是五口人，死哩就剩我自己。那可不是，那都是那时候，哎，那基本上都是饿死哩。

俺爷是初九死了，初十埋了，到十一，回来俺娘可死了，那都是饿死了，那都是那时候饿死了，本来她都年纪大了，我小，家里也么其他人，恁俩姑奶奶（指老人的两个姐姐）都走（嫁）了了，她俩都大了，老大比我大十二（岁），老二比我大九岁，她都出门结婚走了了，

家里就剩俺这，那反正，就是，死哩剩我自己，这最后，60年一春，这我么法了，去摸恁姑奶奶家搁恁姑奶奶家住年把子，住一年多，最后回来，这分伙了才回来，分暂借地了才回来，哎。

爸死时五十多岁，爷死时七十多岁

那都，他（老人的父亲）都老了，那时候都50多了他都。哎，俺爷那时候都70多了，死那时候，这，俺伯，俺大（爸）那时候都50多了，他死那时候，都是那时候，那一年，我还不到15岁，就算14岁，就是那时间。他哩名儿，那，俺爷是叫郭天喜，哎，俺大（爸）是叫郭林西，你反正，天，就这“天”哩“天”，“喜欢”哩“喜”字儿，我现在说不来他属啥哩。就是。

大概现在都，哎，俺大（爸）是属鸡哩，属鸡哩现在都100多了吧。他比我大哩多，他起码比我大30多岁，最少是36岁，嗯，那就是，他最少是比我大36，他不在是60年哩春上吧，还是59年哩春上，这我都叫忘了，就是啊，那弄不好（可能）是60年哩春上。他死那一年都73了，那谁知他是周岁还是，咱也小都不记那，只知他70多了。哎，他死也是60年哩八月间，哎。

爸死是三月间，家里一把面都没有

俺大（爸）先死是三月间，我搁孔庄上学哩，他向来是不多余说话，那一黑我回来了，叫我喊到身边就是很跟我说哩，说说这说说那，说会儿了，他说我啞不得，我说你不得啞，这我去，我去找先生看看去，那时间哩，咱这哩医院，搁寨里哩，咱这医院搁南门边哩，寨里，现在在学校边，北边，我跑去了，到那儿喊人家医生，都下班了，没人，不去，这就睡到半夜，他说他啞饥，他说啞饥，么任啥，家里连一把面也没有，连菜也没有，那一黑如果是，能给他烧碗汤喝喝，他还能顶几天。那就是那一黑，么任啥，烧点茶喝喝，么到天明可死了。

奶奶死得早，58年心病死了

恁那老婆儿老太（指老人的奶奶）她（死得）早，她是58年。恁这老老（老人的父亲），俺娘，晚。跟恁那老太（老人的爷爷），他俩是，我不是说，错（隔）一天，就是，他俩错一天。俺奶奶早，俺奶奶比俺大他几个都死哩早。

哎，才吃大伙，才吃大伙，她是啥，过去这人思想落后。俺爷哩，也是会木匠，做俩木头（棺材），那都六七十（岁）了，自己安排俩木头。木头搁俺那屋放哩，这一吃大伙，上俺那屋成大食堂哩，叫俺挪了，挪了，那俩木头，叫挪出，挪到景业家那磨坊屋哩。她那心劲儿，她死都是吃到那上亏了。她说，“光想着这东西也不知还给咱不给哩”。就是这样，她死哩早，

她是 58 年，就算吃大伙死哩，呵呵，就是那样，俺奶奶死哩早，他这几个人都晚。她跟俺爷都差不多（年龄），我不知，那时候咱也小，那时候都不注意这，呵呵。

她是路东张（音）村哩闺女，她姓张，我只知那时候都说张氏，呵呵。哎就是，郭张氏。

娘是 60 年后半年饿死

她（老人的母亲）也是，她都到后季时候，那不是人都饿哩，后季儿，是到 60 年那时候，她都属于 60 年哩后季儿。嗯，60 年哩后季儿，大伙上哩，好比做这饭，还是面多加了也都，蒸那红薯疙豆，红薯疙瘩也多了，菜少了，红薯疙瘩也多了，证明说那伙食，慢慢慢慢都显好了。她是八月间，那时候，那主要是以上饿哩很了，那到那时候，她那基本上都是吃大伙上哩亏了，哎。除了俺奶奶不是，俺奶奶就是心病。那时候，俺奶奶死时候，大伙上那饭是足吃，也是大伙，那开始大伙上是足吃，到那，笼给抬出去，人随便吃，别拿（走），就是在这吃了。豆糝窝窝么，成天豆糝窝窝，呵呵。这仨都是，标准是饿死哩。

她（老人的母亲）跟恁那老太（老人的爷爷）是隔一天死了，那就是一年死了，她也是 50 多死了。我说不来她属啥哩，反正，她跟俺大（爸）是差不多，那就是属鸡那时候，她都差不多，反正他俩。那这两人都是上下错不多，都是那样儿。她是杨落许（音）哩，姓吕，嗯，那时候都是这氏那氏，咱都那时候也小，这以后一么（没）她，就那不提这回事了，呵呵，也不知她叫啥了。

土岭一家没人了，丙义清太也是饿死

他家都没人了，土岭是俺四大（叔）哩，就是，俺大（爸）是老三。这土岭，是老四，土秀是老七。（土岭老婆）嫁到刘庄，北面刘庄，在北面刘庄几个月，不中，又摸东边，又摸东乡了。那春花就是在刘庄死了，（春花是）他哩闺女，五个闺女，死俩。都是那时候死哩，哎，吃大伙时候死了。大哩叫妮儿，第二哩叫春花，都是那时候。一个叫“春”，一个叫“懒”。玉枝，玉枝是老大就是，老二老三死了，就是。

打墓，都是妇女打哩墓，埋人都是妇女埋，男哩都上白龟山水库了。

清太也是那时间，晚一点，就是，小丙义是那时候，和尚他爸叫清太，丙义是和尚他爷，清太也就三四十岁，（是）和尚他爹。我比他大两岁也不知三岁，（和尚）六十五六（岁）了都，他都是自己，也没成家。他心底马虎，他不知（详情）。